
人民币国际化：国际反应及评价^{*}

李 婧

内容提要：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受到非 GDP 因素的制约：资本管制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重要条件，维持哪一层次的汇率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相关，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路径要比全球路径现实得多，人民币国际化在中短期内对美元的经济影响有限，但是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更为直接。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资本管制 人民币汇率 美元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人民币非国际化战略，这主要源于对本币国际化的三个担心：第一个担心是一旦非居民可以获得本币，本币容易遭受投机冲击；第二个担心是本国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受到挑战；第三个担心是本国金融体制的管理可能会受到冲击。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已经相当普遍，2003 年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签订了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备忘录，人民币在港业务合法化。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实质上，人民币在港业务的合法化是中国本币政策的重大变化。在当时，中国自己也没有更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具有大规模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国家本币非国际化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富保值与增值带来哪些负面效应。国内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最主流的思想是，人民币要获得与中国经济规模相称的地位。“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命题本身也没有受到国内决策者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觉醒：美国经济周期的上行与下行、美元的强势与弱势都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美国经济的衰退会影响到中国持有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决策者、经济学家、包括普通的公众都认识到，这种局面与美元国际本位币的地位有直接关系。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克服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给中国储备资产带来的风险，减少外向型企业经营

风险的重要手段。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使人民币获得和中国经济规模相近的地位，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保护实体经济。2009 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中央银行之间货币互换协定、香港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在主要的国际会议上积极倡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摆脱对单一国际储备货币依赖，呼吁发展中国家应获得话语权。至今，中国经济在危机中依然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而发达国家经济却陷入了较长的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出现了不均衡的复苏。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汇率一样引起了国际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

日本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河合正弘(2010)指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只是把焦点放在“实际需求”为背景的交易上，人民币使用的便利程度即使得到提高，其程度也较为有限，因为想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就需要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随意的、任何目的兑换都是可以的，但这无疑对中国是非常遥远的。资本账户的可兑换性有可能导致海外短期资金的急剧流入和流出，从而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

* 李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70，电子邮箱：lena98@sohu.com。本文是 201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研究》(项目编号：71041013)、《境外企业和个人如何对冲人民币汇率风险及境外银行持有离岸人民币头寸问题研究》(项目编号：71041016)、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0ZD&054)、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美国经济再平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宏观对策》(项目编号：10YJC790133)、北京市教委科研水平提升项目的阶段研究成果。

这是中国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考虑的最主要因素。河合正弘(2010)提出,资本和外汇交易的自由化应该定义为整个经济结构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的一环。Park(2010)强调了金融在主权货币国际化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实中贸易计价货币和金融交易的计价货币的选择并没有明确的关联。在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国内金融自由化水平方面,与新加坡、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的对比来看,中国和越南的水平相同,处于最低位置。如此低的水平说明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将是漫长和不平坦的,它将面临来自国内反对意见设置的改革障碍,甚至是倒退。

村濑哲司(2011)指出了货币管制问题有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阻碍因素。现在中国资本交易管制逐渐趋于宽松,但还不知道何时达到美、日、欧的自由水平。人民币的外汇交易集中在上海的外汇交易中心,何时在伦敦和纽约市场上自由交易很难预测。中国政府的货币三原则(主动、可控、渐进)与国际货币条件不太符合,因为国际货币是不以政府干预为前提的。所以中国迟早会被迫放弃管制。对货币的管制导致中国“经济大国、货币小国”的不均衡局面。如果不彻底改变中国政府的管理、控制取向,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很有可能停留在区域内,而无法成为世界性的储备货币。

Hans Genberg(2009)、石田護(2010)、绀井博则(2010)从更微观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必须放松资本项目管制的建议。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就是人民币作为可以兑换的货币在国际交易中广泛使用。正因为如此,资本交易必须要实现自由化。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还没有充分提供防范外汇风险手段的市场环境下,不得不在市场上面对汇率变动的风险。具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的建立,是中国经济健全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

二、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在两个层面实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主权货币稳定性和可测性是国际化的条件之一。这包括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性和汇率的稳定性(Cohen,1998)。中国将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同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与稳定。

石田護(2010)提出了人民币作为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国家的货币,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实现稳定,需要对资本账户交易进行管制,而资

本交易的管制本身又会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布鲁金斯学会 Prasad(2011)认为,管理人民币升值和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方面的重要性二者在短期来看是矛盾的。人民币国际化计划鼓励更多外国企业和投资者使用人民币,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同时可能带来市场的套利投机和热钱涌入。Eichengreen(2011)、Economist(2011)提出,如果公众都认为人民币只会单向波动,所以只有接受人民币付款的人才有兴趣参与人民币国际化,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就是“跛足”的。市场上,没有人愿意借只能升值的货币,人民币必须要双向浮动,能上能下。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的稳定。中国可以通过建立有管理的货币篮汇率制实现这一目标。第二层面,人民币相对于东亚区域内货币的稳定。村濑哲司(2011)提出日元相对于美元和德国马克(欧元)来说实际汇率变动很高,过去和现在都是不稳定的货币。其原因在于日元背后没有一个像欧洲货币机制(EMS)一样的货币圈,使得日元一直是一个“孤独的货币”。如果中国以“非对称竞争压力”为背景而拒绝区域内货币合作单独追求人民币货币圈,那么与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有可能选择钉住人民币。但是东盟各国和韩国很可能会继续采取独立的货币体系。在凝聚力较弱的东盟 10+3 框架下,很难想象清迈倡议多边化能够作为危机对策发挥作用,人民币有望步日元的后尘。相反,如果将人民币作为区域货币体系的一员来定位,那么就会像以前的德国马克一样,在区域内发挥主导权的同时实现其实际汇率的稳定。石田護(2010)阐明了具体做法:对必须将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度依赖美国转型到依赖东亚区内需求的东亚来说,保证区域内的汇率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实现东亚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组成的货币篮的联动(这是最有效的),并将其制度化,这是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东亚在事实上将分裂成为人民币货币圈和日元货币圈的可能性很大。日本和中国将成为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生产贸易分工体制的两大核心。这对于东亚汇率的联动机制,对日本经济和东亚各国经济都是不利的,从地缘政治学上也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在第二阶段,需要建立包括日元在内的区内汇率协调机制。将亚洲货币单位(ACU)作为参加国的经济政策、汇率政策协调的参考指标,然后再作为参加国货币的联动对象,

最终发展为亚洲共同货币。

Nakagama (2004), McKinnon & Schnabl (2011) 也强调了人民币对美元稳定对中国、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意义。Nakagama(2004) 提出了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资本账户将会开放,人民币将会走向浮动,这对东亚国家的汇率和经济会产生显著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会使中国与东亚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比如说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受到投机冲击)对东亚的影响是深远的,东亚国家需要采取措施应对人民币的波动。但是,东亚国家也可以利用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在东亚建立新的货币体系,保证东亚的货币稳定。McKinnon & Schnabl(2011) 特别强调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意义,他们认为通过让人民币走向更灵活的汇率机制扩大人民币升值幅度,届时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波动加大,这将会损害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全球路径还是区域路径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路径

国外研究者普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两条路径可走,全球路径(global approach)或者是区域路径(regional approach)。Park(2010)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获得像欧元、美元那样的国际货币的地位。Eichengreen(2009)指出在亚洲采用单一货币的可能性非常低。中国可能不需要参加任何的区域货币同盟来获取经济和金融上的地位,从而满足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中国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的时间越长,人民币在亚洲的影响力越大。这一观点实际上主张通过自然演进方式实现人民币区域化。中国的决策者也可能采纳全球路径,这将更容易激励和运用政治支持加快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国内金融改革。但是这一等待对中国来讲是长期的。而且,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路径受到其贸易结构制约,受到金融层面的制约更为严重。

在贸易层面,中国从亚洲进口的较多,对美国出口的较多。Park(2010),Park & Song(2010)认为,虽然亚洲区内贸易增长迅速,但是中国很难改变自身的贸易结构,减少对欧美市场的出口,这些出口又都是以美元和欧元计价。在金融层面,他们还认为中国金融体制的封闭和严格管制将可能使中国当前

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试点”计划发生倒退。“试点”计划可能成为更广的和更快的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的催化剂,但是,中国很难放弃以金融工具实现其产业政策的目标。在没有国内外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不会确定金融自由化的目标和速度。Jong Wha lee (2010)认为,以银行业为主导的中国金融体系在政府广泛的指导和控制之下,其效率和透明度远远落后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Cooper(2009),Dobson & Mason(2009),Eichengreen(2009),Wyplosz(2010)等分析家一直认为,中国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在金融方面满足国际储备货币需要的前提条件。

分析家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路径不仅受制于中国贸易结构和金融体制的效率及开放性的制约,而且将面临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力和被削弱的风险,中国支持区域团结和经济一体化的形象会受到影响。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路径

如果全球路径不是一个可行的方式,中国是否可以选择更现实的路径? Park(2010),Park & Song(2010),Ito(2010)认为这取决于人民币区域维度的选择。中国可以在东亚通过贸易计价和跨境金融交易中使用人民币开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当周边国家与众多的贸易、投资、金融联系更加紧密时,这些国家会愿意在经济交易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并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一些国家的货币也可能倾向于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或者钉住人民币占较大权重的货币篮。

在区域路径上,中国可以有两个选择:在东盟+新3(东盟+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成员中建立人民币圈(Renminbi block);东盟+3(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

1. 建立东盟+新3(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民币圈。人民币圈的建立对中国决策者的吸引力包括:该区内贸易伙伴贸易不断扩张且地理临近;建立东盟+新3人民币圈对中国放松和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较低。中国需要做的就是为东盟+新3的其他成员提供可投资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对中国来讲,人民币圈或许会是更现实有效的选择(Dobson & Mason,1999)。

但是,东盟+新3的战略也将面临挑战:一是该区的经济规模不足以承载人民币国际化;二是中国国内决策的惯性和决策者的自满情绪将会削弱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拖延国内金融改革,并最终对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不利;三是日本和韩国反对人民币圈的建立,因为日本和韩国已经和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

人民币圈将会削弱东盟+3机制的团结性和凝聚力,进而逐步削弱推进东盟+3构想的原则和共同努力;四是建立人民币圈将会使参加国牺牲部分货币主权,部分东盟国家会很犹豫(Park, 2010)。可见,人民币圈将会对中国与亚洲区内贸易伙伴,比如日本和韩国,也对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2. 建立东亚区域货币制度:中国领导东盟+3促进更广泛的货币合作与经济一体化。东盟+3框架下,中国可以确立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和范围。与其他路径相比,这一路径有利于中国更加可控地、有效地加速国内金融改革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和东亚国家有很多共同点:经济增长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大、东亚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的数量较多、东亚缺乏最后的贷款人。因此,东亚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克服东亚在经济增长中面临的障碍。

东盟+3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框架有一定的优势:(1)规模优势。东盟+3的GDP总额占全球GDP将近20%。如果东盟+3同意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其经济规模就可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2)在亚洲债券构想机制下,各国通过放松金融管制,提高本国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并通过取消对跨境资本交易的管制使国别债券市场逐步融入亚洲债券市场,最终亚洲债券市场将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从事区域货币计价的债券的交易和发行。一体化的债券市场需要区域金融中心的支持。中国有承载大金融中心的自然优势,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并且有足够资金作为最后贷款者为东亚国家的公司提供资本支持。

东盟+3路径还有其他优势:(1)中国可以继续扩大和加强现有的东盟+3框架。在东盟+3框架下,中国可以更好地处理中美、中欧的关系。(2)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储备池的规模,简化资金提取机制来继续加强清迈协议,把清迈协议打造成本区域的有效流动性支持体制;可靠地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机制。(3)中国已经成为大东亚经济的锚。McKinnon & Schnabl(2011)认为,中国在贸易和规模方面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东亚最重要的经济体,十几年来的高速增长以及不断增强的产业内贸易联系,使中国不仅成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而且也成为稳定增长的锚。

Park(2010) Park & Song(2010)和村濑哲司(2011)认为东盟+3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中日合作对推进东亚经济和金融一体化至关重要。村濑哲司(2011)指出在促进地区合作问题

上,中日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必不可少。双方有必要在货币与金融领域,在政府和官员层面、学术界层面继续加强双边的意见交流,扩大双方对话的窗口。人民币发展为国际货币对于日元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同时对于区域合作来说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人民币和日元作为贸易交易货币或者投资、融资货币都是竞争关系,但其中哪种货币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更重要,这由市场来决定。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参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提条件,意味着中日两国之间进行合作和发挥领导力的重要性有所提高。

看来,通过中国引领东盟+3的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制度创造和市场演进相结合的长期过程,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因素,还包括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关系。

四、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民币是钉住美元的,虽然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声称人民币不再钉住美元。但是,不少经济学家根据Frankel & Wei(1994)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仍然保持较高度度的钉住。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投资者对美元长期弱势的预期不仅影响钉住美元货币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而且会影响这些国家储备资产组合的选择,由此,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也可能被撼动。人民币长期钉住美元,中国持有的外汇资产中又有大量的美元资产,美国危机可能造成的美元危机使中国面临选择的挑战,中国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必将影响美元命运和世界货币体系的未来。

1. 人民币国际化、美元长期弱势已经成为中美决策者关心的政治问题。面对全球货币市场的波动,美元对其他货币创下新低,中国政府要求在2009年7月举办的G8会议上讨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在中美双方领导人会晤中,中方领导人利用每一次机会表达对奥巴马政府实施危机救助政策的担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扩大会带来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并进而导致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美国学者对中国国内《货币战争》的出版引起的“阴谋论”讨论给予关注。Murphy & Wen Jin Yuan(2009)认为,“阴谋论”进一步激起了中国国内公众的经济民族主义,并多方面影响中国官方决策。

2. 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的影响是确定的。Kelly(2009)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持非常保守的态度,现在人民币没有实现完全可兑换,也没有兑换的

时间表。那么,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国际化行动的影响将是很有限制的。不管现在中国有多么大的雄心,从经济视角来看,人民币国际化还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还非常漫长。Roubini(2009)却认为人民币的崛起必然使美元受伤和美国受伤。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支撑,但是由于金融约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最终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最终会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的影响是必然的。如果中国分散化储备资产,减少持有美元资产,美国的利益必将受到损害。但是,如果中国可以在国际上用自己的货币而不是用美元借贷,那么人民币最终会成为贸易支付货币、进出口的计价货币以及国际投资者的财富代表。美国必然为此付出代价,美国的进口成本必然上升,私人 and 公共债务的利率必然上涨。较高的借款成本将导致较低的消费和投资及较慢的经济增长。

3. 在中短期内,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的经济影响有限。在中短期内,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美元的经济影响非常有限。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疲软,但中国要挑战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路仍然很长。美国仍然是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国,所有交易以美元计价,中国依然要积累美元储备。由于中国持有美元规模巨大,投资选择有限,中国只好选择增加美元储备。即使中国已经与很多国家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但是,其规模只占其美元储备的5%。而且中国和这些国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签订协议是有风险的,在过去的10年中,这些国家都有银行危机和政府违约的经历,中国不可能将大量资金投向这些国家。同时在进行货币互换时,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仍然是依赖美国金融市场,而不是中国,因为美元是自由流动和自由兑换的。因此在分析中国的行动步骤时,这些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4. 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的长期影响有待观察,其中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能更直接。Melissa Murphy & Wen Jin Yuan(2009)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储备资产分散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的影响可能更直接。如果不考虑俄罗斯直接挑战美元的诉求,中国已经很坚定地偏向与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的重构。中国的经济总量、金融资源和不断增加的地缘政治影响,促使中国在2009年6月份举办的金砖国家会晤上要求“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大的话语权和代表权。”因此,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长期的地缘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美国需要谨慎考

察中国政府的行动方向和可能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长期过程。而且在中国决策层范围内,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容、范围、速度,几乎没有达成共识。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还有很多未完成的改革:开放资本市场,允许人民币可兑换,采取浮动汇率制度;资本市场开放后,改革金融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制度,采取直接金融而不是间接金融;改革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更依赖于国内消费的经济,进一步改革银行金融体制。

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中国将发挥经济总量、金融资源和不断增加的地缘政治影响来确保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在未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制的运行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而美国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国这一地位给美国带来了极大利益,虽说不可能永远保住这一地位,但尽量延长拥有这一地位的时间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Melissa Murphy & Wen Jin Yuan,2009)。Roubini(2009)认为,美元的衰落是确定的,可能是十几年后,但是也可能更早(如果美国没有修复好金融体系)。他还给出了延缓美元衰退的建议,美国必须要控制消费和借款,并实现以非资产和信贷泡沫支撑的经济增长。村籟哲司(2011)认为现阶段,美元信誉尚未出现致命的问题,其交易网络的外部性和惯性仍然确保美元主要结算货币地位。作为储备资产,美元的比重会随着储备货币和SDR的多样化而逐渐降低,但作为最主要的结算货币会使其确保最主要的储备资产货币地位,欧元会作为准储备货币而存在。人民币能否成为与中国国力相符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货币战略。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体系在各种货币竞争的状态下,仍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与上述观点相反,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 Bergstein(2011)认为美国必须接受美元正在衰落的现实,甚至加速这一过程。美元占据主导性的国际地位赋予了美国一种“过度特权”。但如今,这种特权已变成了一种负担。现在是美国准备迎接并开始构建一个多种全球性货币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在朝着两极化转变,并有可能很快实现三极化。美国应该接受这一事实,甚至加速这个过程。其大致目标应该是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美元与欧元国际地位的等同,随后让人民币也参与进来,同时稳步创建特别提款权

(SDRS)。美国应鼓励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干涉美元汇率的同时,也干涉欧元汇率。

五、结论

中国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受到非GDP因素的制约。资本管制是人民币国际化最主要的制约因素,由于全球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放松资本管制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以及下一期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出,那么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维持哪一层次的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相关,全球路径要求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维持基本稳定,而区域路径要求人民币和区域货币保持较稳定的关系。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不仅受到跨境资本不规则流动的威胁,也受到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金融制度变迁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变革可能使中国面临较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化路径既不是全球路径,也不是区域路径,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范围和具体步骤,在中国决策者范围内和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共识。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路径要比全球路径现实得多。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一定程度上成为中美关心的政治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在中短期内对美元的经济影响有限,但是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更为直接。在长期内,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的经济影响有待观察。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是有益的,人民币和现有的美元、欧元、日元分担角色,可以使其他非储备发行国有更多的选择,“用脚投票”机制的存在相当于对储备货币发行引入纪律约束,那么将会减少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

参考文献:

- 村濑哲司,2011:《中国的货币战略与地区合作》,《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
- 绀井博则,2010:《亚洲货币合作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未来前景》,《人民币、日元与亚洲货币合作——中日学者的对话》,李晓、上川孝夫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 河合正弘,2010:《国际货币体系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后危机时代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人民币与日元的协调是可能的吗?》,李晓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
- 石田護,2010:《人民币的稳定化、国际化与东亚货币体制的未来》,《人民币、日元与亚洲货币合作——中日学者的对话》,李晓、上川孝夫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 弗雷德·伯格斯滕,2011:《全球货币体系需要“三足鼎立”》,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000>, 2011年02月18日。
- Cohen & Benjamin(1998), *The Geography of Mone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ichengree, B. (2009), “The dollar dilemma”,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 Kelly, B. (2009), “China’s challenge 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cremental steps and long-term prospect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Issue and Insights* 9 (11):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issuesinsights_v09n11.pdf.
- Lee, Jong & Wha(2010), “Will the Renminbi emerge as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http://www.aric.adb.org/grs/papers/Lee.pdf>.
- Murphy & Yuan(2009), “Is China ready to challenge the dollar?——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U. S. A.
- Roubini, N. (2009), “The Almighty Renminbi”, <http://www.nytimes.com>.
- Cooper, R. (2009), “The future of the dollar”,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No. PB09-21*. <http://www.iie.com>.
- Mckinnon & Schnabl(2011), “China and its dollar exchange rate: A worldwide stabilizing influence?”, <http://ideas.repec.org>.
- Ito, T. (2010), “RMB as number one: When will the Chinese RMB become a regional key currency?”, For the AEPR conference, April 10.
- Nakagawa, T. (2004),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yuan) and its impact o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IIPS Policy Paper 302E.
- Park, Y. C. (2010),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and monetar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China & World Economy* 18(2).
- Park, Y. C. & C. - Y. Song(2010),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Revised January 2011.
- Dobson & Mason(2009), “Will the Renminbi become a world currency?”,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

(责任编辑:香伶)